

黄昏色的咏使

莉莉丝向百亿颗星祈祷

细音启

—著—

宜竹冈美穗 绘
青心 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黄昏色的 咏使 8

莉莉丝向百亿颗星祈

(日) **细音启** 一著

(日) 竹冈美穗 一绘 青心 一译

黄昏色的咏使. 8. 莉莉丝向百亿颗星祈祷 / (日) 细音启著; (日) 竹冈美穗绘; 青心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56-6037-4

I. ①黄… II. ①细… ②竹… ③青…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6686号

原著名:《黄昏色の詠使いⅧ 百億の星にリリスは祈り》, 著者:细音啓, 绘者:竹岡美穂

©2008 Kei Szazane, Miho Takeok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8 by FUJIMISHOBO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2-337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黄昏色的咏使 8 莉莉丝向百亿颗星祈祷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日) 细音启
绘 者 (日) 竹冈美穗
译 者 青心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烜伟

责任编辑 谢爱友 林巍
美术编辑 马晓鸣
制版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8.125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6037-4
定 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目 录 Contents

序奏	“有如微笑般”	002
一奏	“同行者澄澈的决心”	007
间奏	“A 小调”	038
二奏	“瑟拉的庭园”	042
绯奏	“莉莉丝向百亿颗星星祈祷”	079
三奏	“诀别”	115
间奏·第二幕	“作为朋友”	162
四奏	“至少在鲜血燃尽之前”	170
绯奏·第二幕	“在最漫长、深沉、冰冷的夜里”	209
终奏	“交会，接着朝时间中心深入”	217
赠奏	“因为是朋友”	239
后记		244

你放心，我只是想看看奈特……假设我从这个世上消失，
到时候也不会愿意置身于如此遥远的地方吧？

序奏

“有如微笑般”

凯旋都市安裘——

位于广袤大陆的中央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作为交易据点而繁荣的城市，也是教育、艺术、研究及名咏式研究的一大重镇。

特别能够代表名咏式振兴象征的就是竞斗宫。大致位于城市中央，作为安裘最大的观光设施，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观光客造访。

竞斗宫，是名咏士彼此较量技艺的战斗地点。不过现在，此地因受到不明名咏生物的袭击而无限期封锁。

内部，仅有紧急照明灯微微照亮的走道。在某个三岔路口的地方——

“……你没头没脑地在说些什么啊？”

奈特费力地掀动干燥的嘴唇。

那是个有着夜色头发与双眸的少年，五官及体格依然残留着稚气。不过，他的声音饱含警戒而颤抖。

“我没说什么，就只是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已，不是吗？”

在昏暗的走道上，与之对峙的黑衣人扑哧一笑。

他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以及发出黯淡光辉的双眸。小小的、形状优美的嘴唇上，薄薄的一层黑色口红发着淡淡亮光。

——萧。

年龄、性别、目的就不用说了，连这个名字是不是本名都没有确切的证据。

此刻在眼前的这位人物，是一切仍属空白的存在。

“因为紧张所以没听清楚吗？那么，我再问你一次。”

从天蓝色的长袍下，隐约可见他消瘦的左臂。

漂浮在他手掌上的小小名咏门发出亮光。

“在名咏式中，被咏唤的对象一定要通过的，就是这道名咏门。那么，奈特·耶雷米亚斯——你认为这道门的前方，到底有什么？”

“有什么……”

萧的问题正是要问名咏生物从何处诞生？又回归到何处？

人类使用名咏式。

不过，实际上名咏式至今还存在许多谜团。由谁从何时开始使用？作为它语言的瑟拉菲诺音语何时诞生？这是世上的研究者至今仍然苦思的谜题。萧的问题也是其中之一，目前尚未获得解答。

……可是，要求我这个不过是个名咏学校的学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不对，你知道。在你自己也不曾发觉的期间，你应该已经发现到连接这个世界与名咏式的重大秘密才对。因为伊芙玛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会收养你。”

伊芙玛丽——

突然听到这个名字的冲击，与其说是惊愕不如说更接近恐

怖。

“为什么……你会知道我母亲的事？”

“我们没有见过，不过我知道伊芙玛丽。不清楚的人就只有你而已。不过这下该怎么办呢？谈话无法继续下去，真伤脑筋。”

黑衣人面带无邪的笑容，开玩笑般打趣说道：

“那么，随口说说也好，要不要试着回答？嗯，或许这样还比较自然。”

“……我没有时间回答那种问题。”

“因为在意库露耶露？”

“呜！”

心事被看穿的奈特哑口无言。

……又来了，为什么不只妈妈的事，就连库露耶露小姐的事也知道。而且还是事先被识破，说出我想说的话。

米克维克斯

“你想知道吧？真言的事，‘仅在那里伫立的人’的事，还有库露耶露与孤挺花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才会问你。根据你的回答，我的答复也会随之改变。一开始我就说了吧？如果你答对我的问题，我就会回答你所有的疑问。”

不容许犯错——萧的话中如此暗示。

“没有必要着急，冷静下来思考吧！”

萧再次将他雪白细瘦的手臂隐藏到长袍底下。在此同时，传送至膝盖的细微冲击令奈特仰望天花板。

“地震吗？”

不，不对。在地面震动前一瞬间，似乎听到了某种崩塌的



声音：

声音的方向是……决斗舞台？

“开始了吗？”

这是偶然？

眼前的黑衣人也同样凝视着天花板。

Colosseum

“是与你一同来到竞斗宫的涅西利斯，他跟我的同伴似乎已展开对决。”

“……难不成是决斗？”

“并非那么严重的情况，只是互相争夺想要的东西，就像小孩子的争吵一样。争夺的东西你已经猜到了吧？没错，就是放置在决斗舞台上的触媒——米克瓦鳞片。”

米克瓦鳞片……没错，那就是最大的谜团。

为什么就只有那种触媒如此特别？不认为它纯粹是名咏式的触媒。目前仅知的一点是，米克瓦鳞片的某种特质威胁着库露耶露。

……不破坏那个触媒是不行的。

“一下子在意涅西利斯，一下子在意库露耶露，你也真忙。”

抬高视线的萧，笑意显得更深。

“可是，能够去担心别人是件很棒的事，那份善良或许正是你特有的东西。正因如此，我想和你谈谈。我很期待能够像这样两个人单独谈话。”

“同行者澄澈的决心”

1

Colosseum

在竞斗宫外环层的四楼——

足以容纳十名孩童并排走过的大走道一角，在紧急照明灯的昏暗光线下，两位手持金属长枪的男女伫立于此。

“涅西利斯与公主的决斗吗？真浪费。那么惊人的决斗居然会没有观众。”

高大消瘦的男人转头望向决斗舞台方向的窗户。那是名身穿亚麻色长裤及黑兽皮背心的被名民——阿尔维尔·海尔威伦多。

“决斗……涅西利斯吗？”

依然将枪尖对准阿尔维尔的艾达咀嚼着他所说的话。

与高大的阿尔维尔形成反差，她是名娇小的少女。就算光线昏暗，也能辨识出她那小麦色的皮肤及男孩子气的长相。

……涅西利斯在与阿尔维尔的同伴战斗？

“啊，可是不行。我不认为那位会给人添麻烦的公主，能在考虑到观众的情况下进行名咏，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你口中的‘公主’，是你们的同伴吗？”

“没错，就欠缺女人味这点来说，是位跟你有得比的千金

小姐。她是个不谙世事、怕寂寞的人。不过也因为这样，所以才和爱管闲事的大姐感情很好吧。”

千金小姐？听来是与艾达年纪相仿的少女。

“阿尔维尔，你打算怎么做？”

“嗯？”

“就是涅西利斯对付的那个女人啊。涅西利斯不会因为对方是女人就手下留情，这点你也知道吧！”

只要观赏过涅西利斯的战斗，就会怀疑他的强大。就算在
Colosseum
竞技场绵延长久的历史当中，也不知是否曾出现过足以与那个男人对抗的名咏士。

“我知道。可是，别说手下留情了，他或许会被逼退也说不定哦？”

“……不可能！”

“世上有许多我们平常看不见的东西。从惊叹不已的事物到因为不想看，所以甚至想把眼睛移开的事物都有。这点只要环游大陆一周就能充分了解。”

嘶！

阿尔维尔的枪尖指向艾达。

“你到名咏学校去的这段时间，我一个人在大陆各地游荡。见到了令人毕生难忘，极为壮观的瀑布和峭壁等等。不过也见到了极为贫穷的村子及萧条的城镇。我在各地都见到这样的景象……跟我想看的东西相比，我见到了更多不想看到的东西。所以，逼得脑筋不好的我产生了许多想法。”

脑筋不好——

那是阿尔维尔的口头禅，专门用来形容他自己。

“在做那些事的期间，我碰巧认识了一个与众不同，也在做同样事情的家伙——那就是萧。他突然与初次见面的我攀谈，在当天就介绍我认识了大姐。后来萧带我到费伦地区，在那里遇见的则是现在正和涅西利斯激烈交手的公主。”

“……好美的光。”

Colosseum

在竞技场斗的决斗舞台上，响起缠满绷带的少女——法乌玛的声音。

就时间来说，已超过深夜两点。开放式天井式的舞台被闪耀的灯火照亮。

那是身穿蓝色披肩大衣的名咏士——涅西利斯咏唤出的一只光妖精。

在蓝白色光辉的照耀下，决斗舞台被有如白夜般的幻想气氛包围。

“呐，虽然我不在意，不过你们有两个人呢！是要观战还是担任对手，请你们说个清楚。”

戴着遮阳帽，身穿白色礼服的少女伸手指向对方。

赌上舞台一隅不停发光的巨大触媒——米克瓦鳞片所进行的决斗。香缇瞥了一眼有如寻求对手般指着这端的法乌玛，以手拨开落在肩上的头发。

“我不擅长战斗。”

她无言地朝同样默不吭声的涅西利斯背后移动。

那是两人之间用不着开口的默契。

涅西利斯战斗时，香缇在一旁守护。香缇唱歌时，涅西利斯在一旁观看。

没错，所以这次我会是观众。

和那个时候正好相反——

在唯一的观众面前，

为了这位唯一的观众，

Colosseum
竞斗宫的霸者朝决斗舞台中央走去。

Colosseum
“我是初次来到竞斗宫，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缠满绷带的少女歪着头对依然无言的涅西利斯问道：

“平常是用什么作为开始的信号？是由裁判出声当做信号吗？”

“也有这样的做法。不过很可惜，现场并没有裁判。”

“那么就用这个好了，很美吧？”

法乌玛发出开心的声音，张开原本握住的拳头朝前方送去。
在她小小手掌上滚动的，是直径数厘米的玻璃球。

法乌玛将它朝头顶上方抛去。

上升至数米的高度，不到数秒的时间便画出抛物线落下

——喀叽！

玻璃球撞上地面，那就是信号。

几乎发生在同时——涅西利斯的蓝宝石发出名咏光前所需的时间，距离信号不到一秒钟的间隔。

那是蓝色的第二音阶冰狼，淡蓝色名咏生物拥有结冻的体表与令一切冻结的利牙。

“……好厉害，好快！”

在遮阳帽下，少女口中发出微微的惊叹声。

在名咏士的决斗中，一般惯例是在确认过对方的名咏后，才决定自己名咏的“后攻型”战术。若对方咏唱出代表第一音阶名咏的长篇《赞来歌》，使用小技巧加以瓦解。如果对方为了牵制而发出火焰，红色名咏士便可反过来将其作为触媒使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涅西利斯却无视这种惯例。事实上，被抢占了先机的法乌玛别说名咏，手中甚至连触媒也没有。

香缇因扫兴而发出叹息，法乌玛像是看穿了其中的意义般——

“你讨厌拖泥带水吧？我跟你或许真的很像。”

她轻轻举起原本疲软垂下的右手。

“可是，对不起，我的名咏比你要早了两个阶段。”

在香缇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前——

眼前涌现出有如鲜血般鲜明的火焰海啸。

不到一秒的时间，火焰已扑向涅西利斯。

“——涅西利斯？”

香缇反射性地呼喊他的名字。就连在身后观战的她，也看不见火焰被名咏出来的瞬间。

怎么可能，法乌玛何时名咏出火焰？

Colosseum

察觉到时名咏已结束，火焰逼近。在竞斗宫里曾多次观赏过涅西利斯的战斗，但以往从未见过这种事。真要说起来，那名少女手中应该就连触媒也没有。

……不，可是应该没事才对，她认识的他应该不会这么轻易就——

在火焰的漩涡中，浮现出熟悉的男人身影。

叽咿咿……咿咿咿……嗯……

“咦？”

火焰发出悲鸣，这次轮到法乌玛发出惊呼。

火焰冻结，发出尖锐的声音后破裂。踩过散落一地的碎冰，涅西利斯与冰狼若无其事地昂然挺立。

“刚才那招……你挡下来了。”

“火焰……红色名咏吗？揭晓了一个谜底。”

在反应若慢了一秒，便不知会演变成如何的状况下，
Colosseum
竞斗宫霸者的口吻依旧平淡。

“那么，这招如何？”

有如手持指挥棒的指挥家，法乌玛雪白的指尖在空中描绘了些什么。

在香缇反应到的同时，两道巨大的火墙早已自决斗舞台墙

边，以包夹涅西利斯的形式朝他逼近。

——又来了？

法乌玛到底在何时名咏出火焰？

“很奇特的名咏。”

涅西利斯以流畅的动作洒出烧瓶内的触媒。

在他的身侧，耸立着两道阻隔火焰热浪的冰壁。重量足以轻易压垮成人的冰块，挡下即将吞噬他的火墙。

“居然能在亲眼见到我的名咏之后才做反应！”

少女唇中流泄出惊愕的呼气，接着渐渐转为叹息：

“伤脑筋，你似乎是个比我所想的更难应付的人。”

“你错在不该两次都用相同的手法。”

Colossium
竞技场宫的霸者眺望在空中飞舞的火星，接着——

“……难不成已经穿帮了？”

“你说呢？”

在帽子底下，少女露出腼腆的笑容。与此同时，虽然是与笑容相去甚远的面无表情，不过那名男子也略微扬起嘴角。

……你就是这种男人

不管面对怎么样的对手，态度都不会改变。不管面对怎么样的对手，还是贯彻自己的本色。

“和我第一次见面时也是如此。”

回溯在内心打转的回忆，香缇朝依然背对她的对象悄然低语。

你真的都没有变。

从那天晚上，你现身在我献唱的酒吧那一天开始。